

御香縹緲錄

清德齡女士著

秦瘦鷗譯

御香縹緲錄

葉恭綽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御香縹緲錄

每册精裝定價國幣一元五角
平裝定價國幣一元

原著者 德齡女士

譯述者 秦瘦鷗

發行者 申報館

發行所 申報館
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分售處 各地申報各館大書局
活書店及報各館大書局





Des Ling

介紹原著者

秦友鶴

這部書原本是英文，書名 Imperial Incense，西曆一九三三年（即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由紐約陶德曼圖書公司出版。原著者就是曾經寫過「清宮二年記」，金鳳等等幾部書的德齡女士。德齡是滿清宗室裕庚公爵的女兒；裕庚早年會做過出使英法等國的出使大臣，因此他的兒女從小就跟着他在西洋各國遊歷，受了很高的西洋教育，差不多每個人都能精通四五國文字。他們姊妹兄弟一共有五位，其中除一四兩人（都是男的）故世較早，默默無聞外，餘下三位，都享過很大的聲名。德齡行三，在清宮執事很久，為西太后所最得用的女官，待遇亦較別人為優；當然，大半的理由是因為西太后知道伊曾經出過洋，能寫洋文，能說洋話的緣故！

後來伊嫁給了一位在上海當美國副領事的 Mr. T. O. White，不久就一同回到了美國去。回去之後，White 任充了一家報館的新聞記者，我們的女作家也就在那個時候開始了著作生活，先後曾寫過不少關於清廷秘史，以及西太后個人生活的文字，其中最著名的，而已經有了譯本的一部，便是所謂「清宮二年紀」。

伊所寫的作品雖然因為是受了伊自己的環境的影響，全是用的英文，但是伊對於祖國的文學，也很有研究，能夠做很好的詩和詞曲，可惜我這裏沒有現存的可以介紹。

伊今年五十六歲，已是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太太了。不幸在四五年前，伊和 Mr. T. O. White 偶因發生意見，竟至離婚。離婚在新大陸當然是算不得什麼大事，不過我們想伊在到了四五十歲的年齡，還遭逢到這種變故，確然是很可憐的。尤其是一個黃色的人種，獨自孤零零地飄流在異國，更是多麼的淒涼哀痛！

可是當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下旬伊爲着要搜集新的材料，以便繼續著作而回到祖國來時，雖然仍自孤零零地一個人，但是伊在輪船上以及旅館中登記的名字，卻依舊是 Mrs. White，並且還會向人家提起過 Mr. White 的名字。當我兩度（一度在車站上，一度在旅館裏）和伊見面時，心上很想向伊問個明白，究竟有沒有和 Mr. White 離婚，但終覺不便啓齒，祇能始終作爲一個疑問了。

伊和 Mr. T. C. White 曾經生過一個兒子，而於前年春間，不幸這個華母所生的美國少年，又患病死了。不用說，我們這位已被遺棄的老婦人的心坎上，又受了更深一層的創痛，所以當伊把這一部著作物付印的時候，伊特地在第一頁上寫了一句極沉痛的話，就是 *In Loving Memory of My Son Thaddeus Raymond White*。（爲紀念我的親愛的亡兒柴杜士蘭蒙懷而德。）

現在，就是伊一個人形單影隻的卜居在紐約，僅僅的靠着出賣文章的收入過日子。但據伊在上海告訴我說，伊在美國所得的稿費卻委實很不錯，都是論旨計算的，無怪伊還能騰出這麼大的一筆旅費，到祖國來旅行一次了。並且旅行得非常闊綽，行則滬平通車頭等臥車，居則華懋飯店，而服裝也是非常的講究；這在中國的文人（或文女）裏頭，實在是很少能過這種生活的。

這就是原著者德齡女士的略傳。

上面我不是說過，他們姊妹兄弟一共有五位，一四兩人已死，還有第二第五兩位，卻也同樣的享過一番盛名；而且這一回譯者從事譯述的時候，他們兩位都曾因吾友唐雲帆君的介紹，給我以極可感激的指導。在這裏，我也可以給讀者介紹一番，因爲在這部書中間，他們兩位也是很重要的一份子。勛齡，現年六十歲，就是原著者的二哥。他是承襲他父親的爵位的人，在西太后當國的時候，很受過寵遇。同時，他還是一位前輩的攝影家，對於

攝影學極有研究，凡慈禧一生所照的像片，沒有一幀不是他照的。此刻在北平過着很舒服的寓公生活。

容齡，又名山壽郡主，（係慈禧指萬壽山而賜者）乃是原著者的胞妹，行五，現爲唐寶潮將軍之夫人，在北平社交界裏，真是很出風頭的一位。伊也曾在內廷給西太后充過女官，後來也曾用英文寫過一部書，叫做「香妃」，在歐美各國，至今還受許多人的歡迎和稱賞。

這部書因爲有了他們兩位的指導，譯者竟能一字不漏的把它繙譯出來，實在是非常可喜的。然而譯筆的粗劣，還是不能掩飾。慚愧慚愧！

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作

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補正

容齡郡主前序

德齡郡主當年會撰清宮二年記一書，早已膾炙人口。後其在美時，聞有出版物流行，乃因遠隔重洋，多未會寓目，亦最大之憾事。去歲復見其新著「御香縹緲錄」[Imperial Incense]，捧讀一通，不啻慈禧后之野史。同胞姊妹，天各一方，得見此編，不勝動雁序分飛之感。觀其章法筆致，容齡固望塵莫及，有如游夏，不敢贊一詞也。惟篇中所列，有一二事蹟，說得天花亂墜，儼若蜃樓海市，令人不可捉摸，良心所在，姑爲證之：如謂慈禧后與榮祿一節，查慈禧后入宮，年始十六，彼時榮祿隨任在外，尙是髫齡，彼此未嘗覲面，戀愛從何說起？民十年法國霞飛將軍來華，容齡曾備招待之列，其赴津所乘花車，卽書中所指之物，實則該車自造成後，慈禧后並未得乘坐一次。至謂宮中鞋匠等事，尤屬子虛，查后用之履，向爲各王妃命婦所進。回憶遜清時代，愚姊妹出入宮闈，侍后最久，惟吾姊出宮，在后薨以前，容齡離宮，在后薨而後，其中相距又三四載，凡禁內細微瑣屑，似容齡知之較爲詳確，故不惜嘵嘵爲之證明，以作吾姊搜集前朝遺事之一助。若論是編新奇熱鬧，只作小說看，爲消閒釋悶則可，若視爲紀事，則半屬鏡花水月，虛而不實，且未免有傷忠厚。因憶及蔡元培先生石頭記索隱，詳證董小宛事，道德文章，殊足使人欽佩。况容齡對於吾親愛之手足，自不能已於言，傾誠而出也。知我罪我，其惟德姊。

二三，四，一。

周瘦鵬先生序

二十三年四月一日，我所主編的申報 春秋附刊決意實行革新，當時因為篇幅還多，很夠容納兩個長篇；可是春秋已先有着恨水的長篇小說「小西天」，如其再加一篇性質類似的作品，便不免要嫌重複，所以我就決定選用一篇帶一些歷史意味的小說，使讀者換換口味。湊巧有一天碰到瘦鵬，談起滿清 宗室 德齡 女士最近又在美國出版了一部新書，也是把清宮做背景而加以渲染點綴的自敘體小說；內容很豐富，雖有些和事實不符的穿插，但也寫來很精密細緻，另有一種筆調。於是我就請他把原書借給我看了幾節，結果是很為滿意，只是我自己沒有譯述的工夫，便再和瘦鵬商量，請他擔任譯述；他為鄭重起見，特先商得唐寶潮夫人，勛齡先生和唐雲帆先生的同意，請他們負責幫助指示書中的人物以及宮中的禮節等等，然後方始動筆。

全書登載了六七節模樣後，使我得到一個印像，那就是多數的讀者已對本書發生了興趣，甚至不惜用考證的工夫來糾正原書的錯誤；我和瘦鵬兩個人當然都很欣幸，而且非常感激。不過我們似乎不應忽略，就是大凡一篇小說，雖然有許多基本的事實是真的，但為求熱鬧或刺激起見，虛構一部份的情節卻也勢所不免；把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三國誌演義」來做比例，諸葛亮和關雲長雖然都是正史上確有的人物，但「借東風」和「玉泉顯聖」諸事，便祇是作者所虛構的了。所以依小說的立場而論，「御香縹緲錄」實在是一部絕少疵病的作品。我尤其讚美它的富於「美感」的描寫。例如「朝荷迎日」那一節，真把一個清晨的湖景形容得美麗極了，字裏行間，彷彿真有一朵朵含苞欲放的荷花在搖擺着，並且這些荷花都不像是凡間之物，簡直是瓊苑 仙

品。我承着祖上的遺風，素來是有連癖的，讀了這一節，竟幾次在夢裏想到它們；後來見到瘦鷗，還告訴他大可把這一節充作「美文」的教材。這在讀過本書的諸位，大概總應有同樣的感想吧？

本書現在已抽印成單行本，我們並且把價格定得很低，希望普及；凡是愛讀德齡與瘦鷗的作品者，都應當人手一編的。

完了！

二十五年穀雨節作于吳門紫羅蘭齋

御香縹緲錄 (Imperial Incense) 目次

(一名「老佛爺時代的西太后」)

原著者——德齡女士 譯述者——秦瘦鷗

原著者近影 (一九三五年十月在上海)

介紹原著者

容齡郡主前序

周瘦鷗先生序

一	遍地金沙	一
二	太后至詔備火車	五
三	火夫與司機之幸運	三
四	鐵路官員	六
五	隨駕大臣	三
六	鸞輿	三
七	接駕	三
八	御衣庫	四

九	御膳房	五
十	光緒帝	六
十一	侍從女官與宮女	七
十二	列車上之小朝廷	八
十三	途中	九
十四	袁世凱	一〇
十五	田野之欣賞	一一
十六	老佛爺安抵故鄉	一二
十七	盛京之宮院	一三
十八	列朝帝王之遺物	一四
十九	狐仙塔	一五
二十	射圃	一六
二十一	舐犢情深	一七
二十二	黎園別部	一八
二十三	回程	一九
二十四	桑葉之奇蹟	二〇
二十五	各業藝工	二一

二六	御犬廐	二六
二七	内府浮華	二六
二八	湖上浮宮	二六
二九	御醫	二七
三十	仁愛與公正	二六
三一	朝荷迎日	三三
三二	太后之梳妝檯	三二
三三	上苑奇葩	三〇
三四	玉體橫陳	三三
三五	異兆	三四



一遍地金沙

春天，桃花像爭妍鬥勝地在北平城內城外，到處開放着；一陣風過，落花滿地，彷彿是鋪上了一條緋色的地毯一樣；空氣中，隨時可以聞着一股濃烈的香味。

某一條街上，遍地鋪着金子一般的黃沙，大隊的人馬，浩浩蕩蕩地在前進。行列極整齊而嚴肅，除掉人馬在沙地上踐踏，發出輕碎的沙沙聲以外，旁的便聽不見什麼了。

許多盛裝華服的人，跨着馬，戴着有貂尾做裝飾的朝帽，組成了一隊光輝燦爛的隊伍。他們座下的馬都是最好的蒙古種，光滑的毛片，長而整齊的鬃毛，時時發出耀眼光來。馬鞍上都鑲着珍貴的珠寶，腳蹬上也有很好看的裝飾。平均每一匹馬的身上，至少有四五種不同的顏色，幾百匹聚在一起，再加上陽光的反映，便蔚成雲錦似的奇觀了！

在這些馬所踢起來的灰塵的後面，相距約一二十步，

有一乘全部放着金子的光彩的大轎。轎子的兩邊，畫着兩條張牙舞爪的金龍。抬轎的是十六名太監。在這座轎子的裏面，像廟宇裏所塑的神道一般，端然不動地坐着的，便是當時的皇太后，慈禧，中國四萬萬人民的主宰。

在這座鸞輿的後面，還有六乘全部漆着紅色的大轎，每一乘大轎，有八個太監抬着。這就是侍從女官們所乘坐的，我和我的妹妹容齡，便是其中之一。

整齊的行列，在一重極度肅靜的空氣裏前進着，人和馬都難得有聲音發出來，偶然可以聽到格拉格拉的幾響，那是笨重的轎槓，在轎夫的肩膀上轉動的聲音。除此以外，就祇那個天下聞名的大太監李蓮英，不時在前後左右走動，用一種雖低而極兇暴的聲音，向隊伍中的人呼叱着。因為這些儀仗，這些行列，事前都是由他一個人費了許多時候佈置下的，所以大家都得服從這個可怕的魔鬼的命令。

從頤和園的大門起，一直到熱河行宮的大門止，在這一條幾百里長的官道上，遍地是鋪着金色的潮溼的黃沙。尋常的百姓們，不但不准走上這一條御道來。就是站在較遠的地方，瞭望鑾駕在這裏經過，也是要立斬不赦的，所以從來也沒有人敢大膽違犯過。

行行重行行，這一條黃蛇似的御道，漸漸地折入蒼綠色的山谷中去了。我們暗暗在猜測太后這時候心頭上所懷的是怎樣的一種感想？伊離開熱河差不多已經有整整的五十個年頭了，那個地方，可算得是伊的發祥之地。其時，伊還是一個極美麗，極年輕的女人，伊在宮內的地位，却祇是咸豐皇帝的一個寵妃。因為咸豐突然死了，便頓時勾起了朝中兩位權臣的陰謀，他們想把伊那年幼的兒子——同治——黜廢為庶民，劫奪下他的皇位來。

雖然伊那時候對於朝中的一切情形，還是不很熟悉，伊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經驗，但是環境逼迫伊，使伊

不得不用一種極巧妙的策略，去對付那兩個陰謀家——載垣和肅順。後來，伊就懷着滿腔的憂慮，把伊的兒子搶出了虎口，就在這一條黃蛇似的御道上，從熱河逃回了北平。當時在路上保護伊的，便是榮祿。在慈禧沒有給咸豐選去做妃子以前，榮祿就是伊的情人；後來榮祿仍克盡厥職的做伊的忠僕。他們兩人中間的一番戀愛，却就此很沉痛地犧牲了。

到如今，差不多已過了半世紀了，伊自己已經給人家尊爲皇太后了；榮祿是死了，伊所愛着的兒子——同治，也早已不在了。所剩的祇是一個最好滑的李蓮英，依舊伴着伊，從這同一道路上，再到伊的發祥地——熱河去。

離開紫金城——那個充滿着野心的地方——一步一步的遠了，皇太后的一大隊人馬，不住的在這條黃沙路上前進着；但是五十年前的人馬的蹤跡，已像過眼烟雲一般的不可再見了。

前進，前進，越過了那些綠色的山頭，偶然在幾處預先佈置好的廟宇裏歇息一會，……接着，又繼續前進。這一隊美麗的行列，終於是在熱河行宮前的那片大空地上紮下了。這裏的一切，都是靜止得像死的一樣！

這些宮殿的屋面上，雖也同樣的鋪着黃色的瓦片，梁上和柱上，也滿繪着麒麟龍鳳之類，但是這些工程，看起來終不如北京禁城裏的宮殿或頤和園裏的宮殿那樣的精緻；想必是這裏的土工們的技巧，確有不如北京那邊的工匠的地方。

咸萃的女官，太監，和宮女，默默無聲地隨在太后的後面，很迅捷地走着。太后的行走，本來原很輕快的，其時，伊似乎急着想回到從前的境界中去，因此在這些冷落的宮殿裏，穿來穿去的走得彷彿更快了。伊把以前伊做一個年輕的皇妃時候所到過的地方，幾乎全走遍了。

後來，又到了一所空閉着的宮殿上，伊忽然用極低的聲音，獨自感嘆起來。我因為緊隨在伊的肩後的緣故，可以很不費力的聽伊說道：

「這一個寶座，就是我們的兒子，在行加冕禮時所坐的！我們至今好像還可以看見他坐在那裏。——景象是跟昨天一樣——他所穿的是全套最高貴的服飾。」

伊的感嘆是這樣的靜穆，而伊的思潮卻受了這個可以紀念的加冕禮的衝動，不住的在起伏。當這個加冕禮舉行的時候，也就是伊三度攝政的起點。這種種情形，簡直是同昨天一樣。而伊現在所站的地方，也就是昨天所站的地方！伊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伊的嬰兒在這上面行加冕禮的那個寶座，好久不作一聲，也不回頭來看伊身後排列着的一行隨從。伊只低下了頭，拂過了第一個女官，以至於最後的一個小太監，又穿往別的殿上去了。伊又指着另一座宮殿告訴我們，這是威豐死後停靈之所，伊說得非常的真切，我們彷彿看見有一個已死的威豐，躺在伊所指着的地方；而他所丟下來的一副千金重擔，只得讓他的嬌弱的愛妃給他擔住了。——就是現在這個溫和的老婦人。

在沒有到這裏來以前，太后已曾告訴過我許多關於伊自己的歷史；現在，伊就把當日最繁華，最幸福的幾段事情所發生的地點，一一指點給我認識。這對於伊，是多麼傷心啊！但是當我們後來離開了熱河行宮回到北京，走進了頤和園的大門之後，這些悲痛的陳跡，便絕不費事的擲出了我們的腦神經外去了，猶如翻過了一頁歷史一樣；而從此，這一部份的歷史便永遠不再有人去翻看了！